

老前人慈語

永遠懷念

編者按：此篇為老前人於八十六年九月十六日，在中華民國一貫道總會紀念師尊成道五十週年感恩大會中慈悲賜導。

我出生也晚，而求道更晚，當我三十歲時的秋後，患腦中風已十年的先嚴，溘然長逝，令我悲痛欲絕。那時事業雖處日正當中，但對當時的人生感覺，恰如由高空遽然跌入谷底，一切索然無味。喪事辦妥後，返回上海，經知友唐俊民兄勸導，進入求道階段，幸於民國卅二年十月十七日下午二時，由俊民兄作引；其父海如先生作保，在上海閘北太陽廟泰光壇求道，由李前人廷崗點道，當時壇主即是來台開荒之唐紹繼點傳師（我求道時他尚未領命）。那時因聽講三寶，聽到吃牠半斤，還牠八兩時，想到半斤八兩，還不就等於吃牠多少，還多少，於是當天在唐俊民家晚餐時，就毅然決然開始茹素。

此後，我每天去基礎本壇練習禮節，旁聽道理，經過五天練習，已學會執禮、請壇等禮節，就返回在南京所經營的鴻利毛行（鵝鴨毛外銷生意）總經理職司，經過兩個月的整理安排，即將職務移交了萬餘股東處理，而我即返回故鄉傳道。至新年到本鎮（崇明縣新河鎮）有一佛堂（係城內張雅芳所開）講道，聽眾約五十人左右，要求求道，但缺少點傳，我即致函唐俊民兄，提起有人要求道，他回信說，決定派點傳師來崇明。我們一直等到正月廿二日才接點傳師到吾家，當時來的係徐瑞華點傳師，他

是上海人，年約五十七、八歲，和藹可親。

翌日，吃過早餐，即至本鎮佛堂，已見人頭擠擠了，正在掛號。因佛堂不大，每次只能容納三十人，點好道即到另一間聽三寶，另外三十人再進入，如此循序輪轉，廿三、廿四兩日共點了七百餘眾。我要求徐點傳師再住一夜，定能再點一、二百人，但未蒙允准，即往別處，我亦無可奈何，以後徐羽祥點傳與王德訓前人，均來崇明辦道。三月中旬，因南京公司有事，我只好去南京料理業務，得同業沈太太之推薦，初謁恩師於南京建鄴路一八七號之公館，恩師慈悲無量，勉勵有加，令人銘感肺腑（恩師此次南來，係「五老」後首次南來）。

之後，我返回上海，適逢恩師亦來上海，由基礎主持人馮悅謙前人指派唐俊民及我，去上海市李麗久將軍家服務。因恩師住他家，每逢燒香時，無論早、午、晚，總先與弟子輩略談數語，雖係鼓勵之詞，卻句句金玉，總發人深省，必須真誠修道。到滬三日（係民國卅三年農曆四月初八日早晨），得馮前人知會，上午切勿離開李府，約十時前，便陸續有人來，我們忙於毛巾、奉茶等招待，後大家齊集於樓上佛堂，共計三十八人，乾多坤少。十時正，恩師就位，先著乾道按序排列，燒香叩首立愿後，分發禮本，手捧禮本於面前。待恩師立囑放命，弟子謝恩後，恩師說：此次因急需選拔人才，以資調派，諄諄訓誨，表明受命之人，均可點道；受點之人，皆可歸根，但各位領命之人，務必各盡其責，如有差錯，我不能保汝歸根。言詞懇切而威嚴，弟子輩齊在佛前拜謝。恩師延後三日，即離滬返北，此次是再謁恩師之情景。

翌年（民國卅四年）初夏，師兄英譽奉命南來，一面視察道務，一面選拔人才，當時我推薦黃文漢、吳廷佐兩人，以助道務，得馮前人之允准，均能受命，協助崇明道場，當時基礎總壇還有天才周慶霜、人才陸伯康等人。

我於民國卅六年，農曆二月初抵達基隆，蒙吳信學前人派人來接，暫住基隆，後至台北，當時廈門唐紹繼點傳師先吾來台，與吳信學前人合辦，之後分開。卅六年秋，恩師奉召繳旨，得基礎電后，急急返滬，方知恩師殞天，隔日靈柩運滬，停於滬西白宮殯儀館，我隨眾致哀，傷痛愈恆，隔日靈柩運杭州，我急返台。

翌年（民國卅七年）四月，得李廷崗前人通知赴滬，隔二日隨王德訓前人率領二

十餘人赴漢口，住於范聲森前人處佛堂，隔日轉至邢傑三前人之佛堂，開三天期的懺悔班，共計約一百二、三十人。畢班時，初見孫氏師母老人家，慈愛萬分，猶如生母而更勝於母，細細叮嚀，當時有一弟子云：師母如有差遣，弟子當萬死不辭。師母含笑云：孩子！人只有一死，那有萬死之理，只要盡心即可。慈諭約半小時，大家無不感動，最後邢前人再作解說，隨後畢班，各自分道回家，我等隨王德訓前人回到上海，隔日再乘船回台。卅七年七月，隨駕李廷崗前人到廈門開懺悔班，廈門有天才王壽廷，北方人，相談甚洽，結班後，又陪前人乘輪赴港，當時蘇守信前人到港未久，在港逗留二週後，同返上海，我再回台。

師母老人家於民國四十三年來台，居台中。我於四十九年農曆十二月初，得慧光周滌塵前人通知，囑我準備於十二月中旬赴台中。隨即於十二月十二日由周前人帶領，同赴中市，拜謁慈顏，嘉勉有加，暢談道務，當晚留宿，約十時就寢，次日早餐後，辭別慈母，與周前人返回台北，從此每年底，必由周前人同去交待賬目，當日即回。據侍奉慈母老人家之周大姑云，慈母老人說，因你要來，知道你是南方人，不喜歡麵食，必吩咐需買菜煮飯，同用午餐。如此體貼弟子，恩澤於下，實德深義重；每次必問我家庭狀況及家人平安等事，慈母老人家對弟子輩實關愛備至，十五來年裡，始終如此，後來老人家雖聖體較差時，還是關心之至。

據爲我保命之王德訓前人云，他有時住在慈母處，老人家半夜起身，爲他蓋被，怕其受寒，慈恩浩大，能不銘感五中。又據當時服侍慈母的王好德講：時值炎夏，他從北部回到台中，想到慈母，夏天口渴，買了一塊西瓜回去，奉於慈母解渴，吃完後，慈母問好德這塊西瓜多少錢，好德以半價報告，慈母說：「好貴，下回不買了，家裡有冷開水就可以了。」試想慈母生活如此省儉，再想想現在的我們，有多少人可以體會，師母老人的啓示！這一段故事，是我經過的事，雖穿越無數歲月，猶歷歷在目，永遠懷念……永遠懷念！